



學校穿堂雄偉的原住民圖騰大壁雕。

一位來義高中平地老師的另類聲音

來義高校的平地教師による新奇な声
A Different Voice from a Non-Aboriginal
Teacher at Lai Yi Senior High School

文 | Palialjim Rusagasag 李哲偉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實習教師)

圖 | Umi Palaliau 戴錦秀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高級中學數學教師)

在原住民學校除了我們關心的原住民學生與老師之外，我們經常忽略了原住民學校平地老師們的聲音，而遺漏他們寶貴的建議。這些平地老師真的理所當然地認同原住民學校文化嗎？還是我們只用原住民的眼光將他們的意見排除在外呢？如果我們承認他們也是族群共存共榮的一份子，我們必須瞭解到多元文化的彩色圓形圖如果缺了一小塊不同顏色的點，它將永遠無法形構成一個完整的圓。鑑於此，本期的內容將聚焦在屏東縣來義高級中學的一位平地教師Kai，其對學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本文希冀經由深度訪談的方式，來瞭解原住民學校一位平地老師的心聲，真誠地以多元文化的精神來面對 (face)、尊重 (respect) 與認肯 (recognize) 不同民族的發聲。



成立完全中學後所新建極具原住民特色的教學大樓。

平地老師與原住民老師的比例

根據來義高中96學年度第一學期的教職員名冊統計分析，來義完全中學的所有教職員工共有73人，其中專職導師有24人，專任教師有14人，代理教師有7人，支援教師有2人。上述教師共47人當中，非原住民教師有32人，而原住民教師有15人。由此數據可看出平地教師與原住民教師的比例

約為2比1，換言之，平地教師的比例占大多數。

文化上的適應情形

為什麼當初想到來義高中任職？

Kai老師表示自己是經過考試方式進入來義高中，之前已考了很多間學校，最後參加屏東縣高中教師甄試聯招，且只有來義高中一所開缺，所以考上之後就分發到來義高中。文化適應不良的生理反應

對於文化適應不良的問題，Kai老師表示雖然認知上覺得沒有，但是卻反應在生理上。亦即壓力雖然存在，但自

己卻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直到生理上出了一些狀況之後，才意會到是文化適應不良所致。比方說：一開始進入來義高中時，只會覺得比較累，但並沒有想那麼多，因為僅專注於「趕快上手」這件事。老師認為上述的情形與自身所念的大學校系有關，師範體系的訓練使其專業上可以接受自己的工作內容，可是回到情感上要完全接受它時，卻是有掙扎的。

與學生、教師的適應情形

Kai老師談到自己最不適應與衝擊較多的部分主要是

「學生的程度」。文化上，譬如講話的方式參雜了玩笑的成分，以及聊天的內容等較不能適應。而就老師們之間，Kai老師覺得還好，雖然原住民教師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原住民學校多，但在適應上反倒沒那麼困難。因為大家都是念師範或是師大畢業的，所以程度上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當主流文化的多數族群變為非主流文化的少數族群時

為更深入瞭解這些不適應的來源與真正因素，我們發現到一個來自深層的聲音，Kai老師內心的掙扎是平地老師對於從「主流文化裡的多數」變為「非主流文化裡的少數」感到恐懼，換言之，他們對於變成為「相對少數族群」的身分感到不安。因為平地老師在這邊反變為少數族群，所以會對這邊的多數族群感到恐懼，以及對這邊的文化感到擔心與不安。雖然擁有專業的身份，可是如果把專業這一部分抽離時，人性最基本的不安全感還是占很大部分。

學校行政運作模式的適應情形

Kai老師對於學校行政運作模式有一些深刻的感受，比較之前Kai老師實習的平地學



高中部學生於藝術館內上音樂課的情形。

我們必須瞭解到，多元文化的彩色圓形圖
如果缺了一小塊不同顏色的點，
它將永遠無法形構成一個完整的圓。



寬敞的操場是一個給予學生舒展身心靈與上體育課的最佳場所。

校，經過事前討論後所定出來的計畫就會定案執行。可是來義高中的計畫變動性高，常有好幾個版本，直至真正實行的時候又跟計畫不太一樣。其表示一開始接行政工作時，覺得運作節奏比較隨興，坦承自己不太能適應。

對學校行政運作不適應的調適

Kai老師提及其習慣於依上級指示去執行任務，可是遇到上述情形時，就必須常常重新調整之前所做的安排。老師認為這樣會浪費很多時間去確認已經確定過的東西，一直改變的狀態之下，會造成沒有效益地做同一件事情的準備。針對這個部分的因應策略，Kai老師做了心態上的調適，亦即要習慣行政計畫隨時可能都會改變的狀態，如果不希望第一次計畫有所改變的話，就要在開行政會議時重提原先的計畫內容。

工作上的反省

Kai老師自己曾反省為什麼學校經常會有上述變動的問題，其歸結出以下的想法：1. 信任的問題；2. 趨於保守的行事作風。行政運作本身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每一個人的專業思考角度亦不同，所以這中間會有很多衝突存在。

重新省思學校行政工作之目的

Kai老師也提出了語重心長的感言，表示到最後只能回過頭來去想，到底做這些事情是為了要服務誰。如果今天做這件事情是為了服務學生，即使覺得一直在重複做某一些程序，過程可能很不愉快，但還是得做。相反地，如果這件事情最後的目的比較無所謂的話，就會選擇讓它回歸原本該做的單位執行。

對原住民學生需求的瞭解能瞭解原住民學生的需求嗎？

Kai老師本身沒有帶過班級，其主要擔任與行政教學有關的職務，對學生的生涯發展資訊非常關心，因此對學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尤其談到能否瞭解原住民學生的需求時，Kai老師先是以笑聲回應，接著嚴肅的談到對來義高中原住民學生需求的看法。老師覺得來義高中的學生其實不太知道自己要什麼，國中生不了解自己要什麼這可以理解，但是有時候到了高三他們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老師就會有點

急。急的是老師認為這些學生已經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學生居然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原住民學生是膽小還是沒自信？

此外，來義高中原住民學生在特質方面，Kai老師有另類的看法，其實常思索著來義中學原住民學生是因為膽小還是沒自信的問題，造成他們對升學的選擇較傾向於原住民群聚的地方。Kai老師知道原住民孩子不可能永遠待在部落，也期待他們出去看看世界，至少看看台灣其他的城市。可是這幾屆的畢業學生，會發現有一個共通點，他們最後還是會選擇

到原住民群聚的地方，譬如像東華大學的民族學院，那裡有很多來義高中的學生，學生到最後還是選擇就讀那裡。老師揣測著他們膽小的心理，不知道是害怕跟平地人接觸，還是說他們對平地環境沒有安全感，抑或是他們太熟悉於保護他們的環境，以致於到外面之後完全不適應，然後想盡辦法要回到東華大學。像今年上半年重新要推甄的時候，據悉有兩至三個學生已經有大學可以念了，但他們不要念，卻選擇去東華大學，僅因為東華大學有很多來義高中的同學。另一種情形則是已經就讀平地的大專院校，然後念不完一年就休學了。

與原住民老師的互動情形 民族不是問題；個性很有關係

Kai老師與其他原住民老師們之間的互動情況還算不錯。在來義高中裡，老師跟老師之間，較少因為民族文化差異而在溝通上有落差，主要還是個性合不合的來的問題。因為老師覺得其實大家基準點應該都差不多，都是受同樣的訓練，同樣實習過，同樣經過考試進來，所以覺得倒是沒有太

多所謂民族或文化上的區別與差異。

語出驚人的聊天內容

在與原住民老師的互動中，Kai老師發現有時候原住民老師會語出驚人，像有些字彙或是話題是平地老師不太會拿出來聊天的部分，Kai老師覺得這可能就是跟文化有關。老師覺得雖然這些差異挑戰了自己原本的文化，卻認為這樣的適應係屬於個人接受程度的問題，接受不了，互動相對就減少。

結語

在原住民學校裡，如果只有以原住民的角度去詮釋自己的文化時，我們或許真的難以脫離以「局內人」(insider)身分而看不清一些事實，或者冒著不加以反省的危險。經由這次的訪談，讓我們聽見了一個另類的真實聲音，一個來自從主流文化的多數族群瞬間成為非主流的少數族群的聲音，除了給我們原住民教育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增添了多元化的思考空間與維度之外，更提供了值得我們省思與鑑戒的啓示。◆



國中學生於化學專科教室內上化學課的情形。

“平地老師對於從「主流文化裡的多數」變為「非主流文化裡的少數」感到恐懼，換言之，他們對於變成為「相對少數群族」的身分感到不安。